

说实话，收了十几二十年的文人书法，郑振铎的字还是第一次弄到手，不是说他的字难找，也不是价格奇高，而是写得称心的实在太少，要不给你通钢笔信？我也不要。京中友人的一件毛笔书札，十年前向其提过匀我，人家不搭理，自己也不好意思再提。前年“嘉德春拍”盼来一张乾隆高丽笺写的书法，上款也好，送给唐弢的，录了一首鲍参军的“行路难”。不料香港老友专程为此件而来，情面难却，互相协商后郑振铎归他竞买，也占了件他看中的黄宗仰画归我买，结果皆大欢喜、如愿以偿，我与郑失之交臂，此后再无郑氏书件的踪影。

去年九月北京“中国书店”拍卖行预展，现身一函《长乐郑氏汇印传奇》的线装书，为文献学家赵万里插架之物，随手一翻，首页有张毛笔书跋：“近二三十年来，剧曲之研讨风行一时。静庵、瞿庵导其先路，隅卿、斐云搜访尤力。予亦购求颇劬，微有所获。今王吴俱逝，隅卿亦墓木已拱。南北数千里间惟斐云与予。尚于风雨如晦之时，事此不急之务耳。偶发一念，欲续汲古之业。惜力有不足，仅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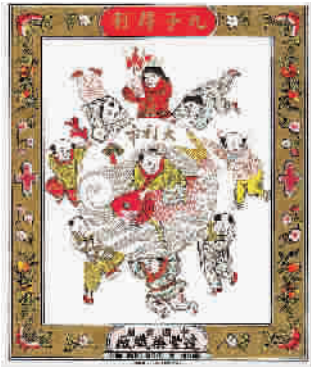
高档的紫砂器历来是文人玩赏的心爱之物。其本质质朴、素洁无华、与人亲狎、可以比赋的特点决定了它常能窥视人的内心、撩拨人的情愫，成为寄情相思寓意的信物，成为常置文房案头的尤物。笔者就收藏有一个紫砂赏盘，紫泥素胎，方形倭角，长 25CM，宽 20CM，高 2CM（请详见附件），十余年前购自方浜中路藏宝楼。盘内精心陶刻着一株飞雪迎春的梅花，右侧刻有“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”行书字样，落款为“岩如氏刻”，底部还钐有一篆体阴文方章“方汉”。中国文人骚客历来喜梅，并赋予其坚贞、高洁、谦逊之品格和气节。其与松、竹相伴，称之为“岁寒三友”，而与兰、竹、菊联袂，则誉为“四君子”。刻梅赏盘置于书房几案，文人焚香捧读，清风徐来，书香沁脾，梅馨盈室，漫忆、体悟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、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朋友情谊的深情，此时“梅花忆我我忆梅”、“四海为盟满怀赋”的意境早已在

天下人各有所好，便有了各式各样的收藏。作为故纸遗珍的老商标，因其画面设计漂亮，历史内涵丰富，吸引不少人收集欣赏，我也收藏了一些清末民初的老商标，其中上海达丰染织厂的“中国首创”老商标更是经典出众。

上世纪初，洋钉洋火洋布充斥上海市场。民族企业家王启宇（1883—1965）从定海到上海发展，在虹口塘山路创办上海达丰染织工厂，由于是完全国货，赢得国人关爱，购买者众多。1920 年他又在曹家渡北岸购买 40 亩土地，雄心



▲ 图 1:三星高照老商标



▲ 图 2:九子得利老商标



▲ 图 3:达丰染织厂老广告

西谛书跋

◆ 王金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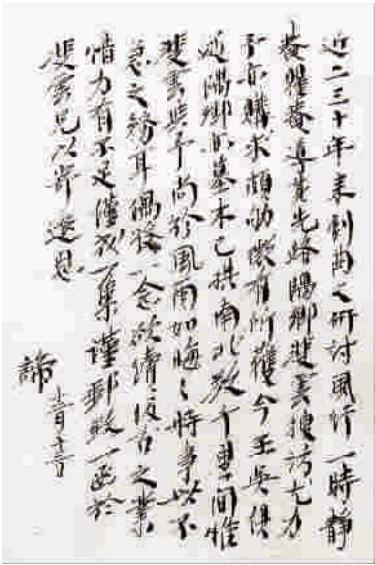
一集，谨邮致一函于斐云兄，以寄远思。谛。十二月十三日。”

观此题记，廖廖数语，融史料、人物、志趣于方寸一纸，简述明清以降曲剧之流布。静庵是王国维，瞿庵是吴梅，二位均属曲学大师，隅卿是大名鼎鼎的“不登大雅之堂”主人、小说、戏曲古籍的大藏家、北大三马之一的马廉，斐云为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。善哉！既予人以知识，又平添几许审美真趣，这当然又是可遇不可求的良机，欲罢不能，十几个回合下来终收囊中。

谛是西谛，近世言文物考古之学者莫不知有长乐郑氏，而知西谛为郑振铎者估计不会很多。郑振铎字西谛，福建长乐人，博雅多识，学殖宏富。最初专治文学，是文学研究会十六位发起人之一，先后编辑过《小说月报》《文学》周刊等，蜚声文坛。又以藏书家身份搜罗宋元佳槧、孤本秘籍，蔚为大

观。建国后出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，1958 年 10 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西亚，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。

西谛的字虽算不上好，但也用功至深，习过颜真卿和写经体，时而效仿，故楷中带行，倒也自成一体。可是他本人却被现代书法史列入争议性的人物，缘于当年一篇追忆朱自清的文章《哭佩弦》，其中谈到他们曾在冯友兰、梁宗岱、朱自清等十二人的聚餐会上辩论“中国字”是不是艺术的问题，他的论点是：汉字向来“书画”同称，书法非艺术，冯友兰持赞同，九人皆谓不然，而朱自清则赞成一半。或许他的言论与其时代意识相关，书法就是书法，何必一定要拔高到艺术的范畴。直到建国初期有人倡议成立书法家协会，郑振铎仍然反对，谓书法是每个人应该会的，没有必要



专门成立一个协会。搞建设人多好，书法就不要那么多人去写，书法成为专业，则对书法是大破坏。章士钊、陈叔通与之辩论，推来嚷去，谁也没说服谁，只好让毛泽东来评判，毛泽东笑笑：“我们多一门艺术，又有什么不好呢？”

精品。邵云儒还曾担任过紫砂陶刻名家陈少亭和任淦庭的指导老师。民国初年，他还曾任宜兴阳羨紫砂陶业公司的经理，为宜兴紫砂业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。

梅花是春天的使者，是品行高洁的象征。再观紫砂赏盘上的陶刻图案，刻者奏刀如挥毫，刻梅若探花，刻法娴熟于胸，一气呵成。只见老枝横斜劲道，雪梅错落有致，暗香四溢，向人们传递出梅花饱经风霜、迎来春天的讯息。“刻字先生”的艺术功底和深厚涵养果然名不虚传。寄梅送春古已有之，文人雅士之间折枝赠梅，以此表示咏梅，或委婉表达别后相思、金兰之交，高雅而含蓄，耐人寻味。赏盘上所刻的诗句就源自南朝著名文人陆凯写给好友范缜的诗：“折梅逢驿使，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。”许愿梅花寄情思之意跃然纸上。知己虽然可以远隔千山万水，但踏雪寻芳、相诉衷肠的信物给予人的情感慰藉却是无法估值的，也是难以割舍的。

有名气的画家绘制，工笔描绘，金粉勾线，张张精美无比；商标名称起的很讨口彩，如一品图的麻纱，双童图的哗叽，三星高照的直贡呢，四喜图的府绸，五子高升的卡其，七子闹元宵的海昌蓝布，九子得利的斜纹，产品真是花色繁多、琳琅满目。

为了显示与众不同，达丰厂生产销售的布匹都夹有宣传标签，最上面醒目印有“中国首创”，中间是大大的菱形格“卍”字商标和“永不退色”的四字为记。下方印有宣传语：“注意！凡本厂所出不退色之布疋，布边上均有此‘卍’字商标及‘永不退色’四字为记”。这些广告标签随着纺织产品，走向市场，流进千家万户。作为一家完全国货的民族企业，达丰商品家喻户晓、深入人心、深受市场追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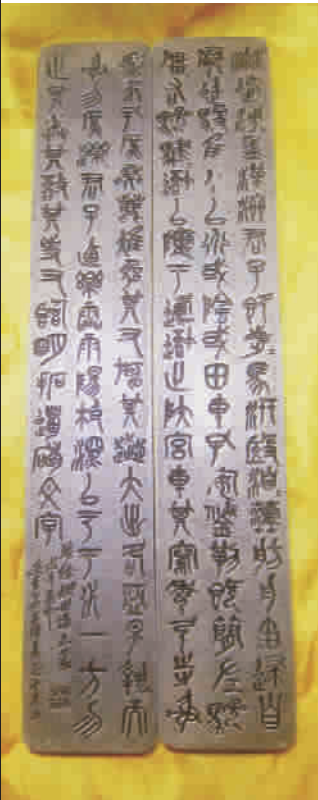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世纪过去了，百年达丰老厂已成为历史。这一枚枚商标广告画历经百年沧桑，纸张虽微微泛黄，但依然光彩夺目，它们叙述着我国民族工业的起步和发展，记载着民族实业家的创业和成就，也再现了上世纪民族纺织行业曾经辉煌的那段时光。

吴昌硕（1844—1927），原名俊、俊卿，字昌硕、仓石，别号缶庐、苦铁等，浙江安吉人。中国近现代书画艺术发展过渡时期的领袖级人物。“诗、书、画、印”四绝，为“海派”的代表人物，曾担任享誉海内外的百年名社西泠印社首任社长。吴昌硕与任伯年、蒲华、虚谷同为“清末海派四大家”。

吴昌硕的篆刻、书法、绘画、诗文等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和不可朽的精神风骨，他还擅写“石鼓文”，扑茂雄健，精气盘旋，突破陈规而自成一家，表现出一种道劲感与气势，从而给人以视觉的丰丽俊逸之美。2014 年 3 月，我爱人的哥哥送我两枚铜质镇纸，上面有吴昌硕的石鼓文。这两枚镇纸是他在 30 多年前，一次出差时，从旧品市场买下的，一直收藏至今，虽因时间久远，表面有些磨损，但所刻的字仍然清晰。

石鼓文，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之一。在十块鼓形石上，用籀文（即大篆）分刻着十首为一组的四言诗。因内容为歌咏秦国君的游猎情况，也称为“猎碣”。唐初在天兴（今陕西凤翔）三畹原出土。以前有人误认为周文王或宣王时的石刻。近人考证为秦刻石，但仍有秦文公、秦穆公、秦襄公、秦献公等不同说法。历来都很推崇其书法。现在其中一石字已磨灭，其余九石也有残缺，藏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这两枚吴昌硕石鼓文镇纸，不仅是一种回忆，更是一种表达。我看着这两枚镇纸，既为吴昌硕的书法而震撼，更为它的美文而钦服。去年正值吴昌硕大师诞辰 170 周年，得些佳物，也受到知识的陶冶、哲理的启迪和诗意的熏染，可谓典型的文化大餐。为继承和发扬吴昌硕大师的艺术成就，以及缅怀他的不朽精神风骨，人们会将这一国粹发扬光大，永恒传承。



铜镇寄情怀

◆ 夏城